

他一直抱着山羊玩，山羊洁净如雪，有着青草的凉爽气息，它让孩子忘记了那些野草的果实。有那么一会儿，它还让他骑在它背上。

留住时光

艾丽丝·门罗是我最喜欢的当代作家之一，她的短篇集《逃离》毫无悬念地成了我的枕边书。作家用冷静、精致的叙事语言，书写了生活的平静和扭曲、女性的驯服与逃离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当代女性的心理困境和生存现状，其突出特点之一，就是借用了大量的神话意象来叙事抒情，其中山羊“弗洛拉”就是神话隐喻的代表性原型，它包含了女性被迫害被囚禁的主题，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涵。

短篇小说《逃离》的故事基调是阴郁的，克拉克对卡拉的逼迫和冷漠，就像小说里写到的绵延不断的雨水，潮湿而灰暗。卡拉生活中仅有的亮色就是弗洛拉。它就像只精灵，乖巧，聪明，可爱，总是陪伴在卡拉身边。但不久后弗洛拉就丢失了，卡拉总是在情绪低落时在森林里呼唤着弗洛拉，就像呼唤自我的回归。随着山羊弗洛拉的出现、消失，再次出现，再次消失，女主人公卡拉的命运也出现危机和转机，她的内心世界也与其紧密相连，起伏不定。我很喜欢这叫“弗洛拉”的山羊。我甚至觉得它就是门罗的化身。我的生活中也曾出现过一头山羊，多年来我一直在探究它的象征性——这与弗洛拉有共性的地方吗？我固执地觉得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，但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的探究却毫无结果，当我回忆那天的场景时，我总是陷入茫然，觉得那只是场梦而已。其实我更愿意那是一场梦，现实一去不返，但你却能徜徉在梦里，现实会随风而去，梦却能永久盘桓在你心里。

现在让我回到多年前吧。我很喜欢

“多年前”，这会让你觉得时间并没有流逝，你一直被凝固在那儿。我的“多年前”是一座有着分叉小径的花园，从任何一条小径都能抵达我的小镇，我的宾东，在那座花园里，我所有的过往都如郁葱葱的植物，永远生生不息地生长着，从不凋零。只要提起“宾东”，掘城人都知道那是指宾东小区。宾东小区是掘城最早的能被称为“小区”的地方，它的南北两端各有两条路，北边那条路叫盐垣路，南边那条路叫掘中路。它的东西两头也有两条路，东边那条路叫东环路，西边那条路叫范堤路。宾东小区就被囚禁在这四条路所划出的格子里。在我的长篇小说《重现的时光》里，主人公就是从掘中路进入东环路，又从东环路去往老人院的。这两条路成了他人生的最后通道。在没有拓宽前，掘中路很窄，汽车无法会车，更适合自行车行驶或散步。之所以叫掘中路，是因为掘港中学就在这条路上。从宾东小区往西数十米就到了该校。在掘城人的眼里，较之于县中，掘港中学就是后娘生的。比如，县中的操场早已有了塑胶跑道和人造草坪时，掘港中学的操场却还是尘土飞扬。我出小区喜欢走掘中路，我的前妻陈亚丽就在该校任教，我有时会在路上看到她的身影，而每次看到我都有阴阳相隔之感。所以这条路也被我称为“回不去的路”。而对于《重现的时光》里的主人公来说，也是一条“回不去的路”。如果你从掘中路一直朝东走，你会来到东环路。掘城的东西南北各有一条环路，所以巴掌大的掘城也被囚禁在这四条路里。你来到东环路时，一直穿过去，会踏上一条两旁长着狗尾巴草的小径。小径的尽头是一个河塘，这时小径会带你从河塘边上往北，于是你会来到一个荒草萋萋的土坡，那只神灵般的山羊就是土坡上出现的。

我经常带幼小的远来此玩耍。那时

山羊的隐喻

□刘剑波

盛行傻瓜相机，我也有一台，是单位发的。我用这台索尼相机给远远拍过不少照片，如果取题目的话，应该叫“远远与草坡”。但是我从来没有拍过山羊，不拍山羊是难以想象。我想，没有拍山羊应该是有原因的，但我始终找不出这个原因来，也因此，我更怀念那只仿佛是从《圣经》中走出来的山羊。我还记得草坡上的那些野草：牵牛花、紫花地丁、曼陀罗、车前子、九重楼、蛇莓、千日花、蒲公英。当年我和远远最喜欢玩蒲公英，我抓着它的黄色的花朵，凑到嘴上用力一吹，天空即刻布满了小降落伞。看着那些轻盈的小伞，远远兴奋得直拍手。他学着我的样子，也把蒲公英的花朵吹到天上去。我问他，好玩吗？他喜不自禁，好玩，好玩，太好玩了！爸爸，我还要。我说，你自己摘啊，这么多蒲公英，够你摘的。小家伙忙开了，摘了一捧蒲公英搂在怀里。是不是每个孩子都是贪婪的？有些野草的果实是能吃的，灯笼草的果实跟小灯笼似的，酸酸的。龙葵的果实也如此。还有老鸹瓢，将它的外皮剥开，里面棉絮状的果肉令远远着迷。回到家，他还想吃，但他不知道那东西叫老鸹瓢，总是说成棉花。他对我说，爸爸，我要吃棉花。我听了哈哈大笑。我摘下“小灯笼”，拿给远远吃。他不敢吃，我就扔进嘴里，夸张地咀嚼起来。他问我，好吃吗？我说，好吃极了。远远脸上露出向往的神情，我也想尝尝。于是，他小心翼翼地吃了一个。因为酸，他眉头皱了起来。这次我问他，好吃吗？他皱着眉毛说，好吃，我还想吃。我又给他吃了龙葵的果实。他吃得津津有味，他手指将整个草地划拉了一下，说，我要吃很多，我要把它们全都吃了。我笑了，好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！接着，我摘了老鸹瓢，剥开外皮，棉絮状的潮湿的果肉露了出来。我把果肉填进远远的嘴里。好吃吗？儿子，好吃，

挺好吃的，爸爸。你觉得像什么？棉花絮。不知什么时候，远远的身上沾满了苍耳，他想抓下来扔掉，却被刺得哇哇哭了起来。我用一根小树棍对着苍耳棵子一阵猛打，嘴里还大声骂着，逗得远远破涕而笑。我掐了两根狗尾巴草，将其交叉起来，有穗的一端咬在嘴里，让穗在嘴角边形成两道胡子，再用另一端的茎撑起眼皮，我的脸成了某个动物的脸，远远惊叫起来，爸爸，你变成猫啦，快教教我，我也要做猫。远远很快就学会了，在回家的路上，他就一直用两根狗尾巴草撑在脸上。

一天下午，我们在草坡上发现了一只有着弯角和大胡子的山羊，脖子上还有一个黑项圈。它兀自站在坡顶，用慈祥而睿智的目光打量我们。远远捡起一个泥块扔向山羊。山羊后退了几步，咩咩叫了两声，仍友好地看着我们。远远松开拽着我的手，走到山羊跟前。山羊同时朝我们走来，它将脑袋低下，送进远远的怀里。远远抱住它脑袋，它闭上眼，在他怀里蹭来蹭去，不停地咩咩叫着，好像在叙述着什么。远远已经彻底消除了对山羊的恐惧，不停地捋它的胡子。它张开嘴，伸出满是软刺的舌头，舔远远的脸，远远痒得咯咯笑起来。他一直抱着山羊玩，山羊洁净如雪，有着青草的凉爽气息，它让孩子忘记了那些野草的果实。有那么一会儿，它还让他骑在它背上。那时孩子可能在想，骑着它周游世界多好啊。天色将暮，我们要回家了。远远抓住山羊脖子上的黑项圈，要把它带回家。我们途经河塘时，很多蜻蜓在芦苇上空飞来飞去，在静谧的黄昏中，甚至能听到蜻蜓的羽翼摩擦空气发出来的嗤嗤声。远远突然说，爸爸，羊呢？我低头一看，羊不见了，远远手里握着的是空空的黑项圈。山羊突然消失了。这太不可思议了。而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后来我们去草坡，再也没有见到它。

坐看苍苔



我看见那些叶子，仅仅因为看见，仅仅因为它的存在，就在不知不觉中将一个沮丧的人带入另一片境地，被它安抚，被它清洁，被它润养。

一片秋叶的湿润经脉

□江徐

一片秋天枯叶上的湿润经脉。

不管卡夫卡这句话背后藏有什么样的影踪，话语本身自带一种魔力，读之，内心好似被它轻轻击中。写的是树叶的细节，而我读到一个人的凝神与沉思，还有他曲径通幽的心灵。如果有足够耐心，并且乐于想象，便能感知出它的色彩、光线，与湿度，也会觉察它背后潮湿的心境。那湿润的经脉，仿佛通向微观世界的小径。

深秋明沉沉的午后，捧一碗酽酽的红糖茶，伫立窗前，窗外的枣树叶由绿转黄，目光停驻于那棵枣树，停驻于树上一粒粒黄色卵形叶子，蓦地想起祖母去世那天，在殡仪馆的大厅等候许久，工作人员终于喊名字，告知骨灰已从火化炉里出来了，可以去领取了。家人蜂拥而上，和不认识的一群人挤在窗口前。我也跟了上前，但没有看，也无法看到，只是听着。真是奇怪，那声音就像踽踽独行的人，走在深秋的树下，一脚，一脚，踩在干脆疏松的厚厚的积叶上。没有觉得恐惧，也谈不上亲切，只是心中一凛。那个事后回忆起来让我怀疑是幻觉的声音，从此无法忘记。过往种种，如若无所为凭，总是空里浮花梦里身，早晚会叫人心生疑窦。

又及，飘着迷蒙细雨的午后，站在公司走廊的僻静角落，凝望对面墙上藤蔓上的一丛叶子。那天，之所以置身僻静角落，是因为顽固的自我、偏僻的性情，实在与身后部门里面每天早上齐声大喊“好！很好！非常好！”的工作氛围格格不入。与其勉强混迹其中，被寂寞吞噬，不如回到一个人的孤独。在那里工作，应该说挣扎一年，唯一让我有感情的，是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一幅字，上面写着：天雨虽宽，亦不润无根之草。不用逻辑进行理性思辨，这句话倒是能让人信靠，慌乱无依的心被它的平和与慈悲安抚。再就是无意间看到的那丛叶子。

深秋，雨天，阴冷的午后，凝视一从被人忽视的叶子。起初，我的心境因为自己的怯弱和无能陷入灰暗。当我望向对面那个角落——斑驳的墙面，芜杂的藤蔓，藤蔓上被雨水冲洗过的叶子却格外清新，看起来安静而自在。这份惊心动魄的安静，与我身后扰攘复杂的职场氛围大相径庭。一旦意识到这一点，便也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开始雨过天晴，之前感到滞胀的东西在悄无声息间自行脱落，说不上高兴，却明显觉得轻快。我看那些叶子，仅仅因为看见，仅仅因为它的存在，就在不知不觉中将一个沮丧的人带入另一片境地，被它安抚，被它清洁，被它润养。

我有什么呢？我只是进行小规模的自我放逐，立于无人经过的铁制楼梯口，对着一堵墙、一丛叶，轰轰烈烈地凝神发呆。那一刻，甚至想感谢它们，是它们让眼睛与心获得安顿。也是那一刻，我才通过自己的双眼有所发现——树叶的颜色并非局限于绿色。它们可以从绿色，过渡至黄色、红色。红与绿之间，是怎样一种跨度呢？从红色，到绿色，就像从此岸到达彼岸，反义词似的两种颜色，竟然可以相安无事、休戚与共地生长在一棵树上。这算不得了不起的发现，也许你早就知晓。但是，你确定真有“看见”过它们吗？就像我之前很多年，一直粗糙地认定，树叶嘛，总归是绿色的，无非是绿色的，除此之外，树叶还能有什么别的颜色呢？就像天空总归是蓝色的，花朵总归是红色的。这种称不上想法的想法，未曾和别人提及，任其像枯萎的藤蔓那样，在思想假山的一隅自生自灭。直到那天，隔着秋雨洗涤过的清爽空气，凝视那从藤蔓叶子，我感觉到，内心某一角落，开始发生非常微妙的变化。我并非色盲，也曾多次在书上读到相关的文字——树叶具有多种颜色。哎呀，这简直是无需赘言的常识，而我也在生活中看见过绿色之外其他颜色的树叶。即便如此，那些明明白白呈现出其他颜色的树叶，依然很无辜地，被我纳入粗糙的思维。真实的它们，因为我的轻率和武断而被忽视，被误会。看见，是要用心才能看见的。

看到此处，聪明且富有耐心的你，能否明白以上所言为何物？所能写出的，都不是真正想表达的。如果说你有看到过红色的枫叶、黄色的银杏叶，还有红黄相间的乌桕叶，我依然无法肯定，你是否真的明白一件事：这个世界，一到秋天，树叶的颜色可以让你感受到万紫千红的可能。或者，让我们来说说银杏叶。银杏的那种明黄，映上眼帘，可以成为你对下一个秋季的期待。那种明亮而肯定的颜色，并不张扬，你的心，有一瞬间的喧腾，旋即沉静下去。面对这银杏叶的明黄，我不敢激动，否则会惊扰到什么似的。说不敢，其实是无从激动。激动或许也是一种性情和能力。大部分时候，我们应该在自己身上披着一片湖泊，最好是深秋时节，晨雾笼罩下的湖泊。

记得有一段时间，寄居七层楼的阁楼，楼下草坪中央有两株银杏，树龄均为二十年。也是寻常午后，阳光如同鲜榨橙汁，汁水四面八方迸溅向全世界。我倚在栏前，沐着橙汁味的秋光，忽然发现，秋天的银杏真是好看，是那种让人欲辨已忘言的美。一经发现，目光就再难移开，就不由自主地想多停留一秒，再停留一秒。多停留一秒，以便让目光与心灵对神明平凡的恩泽多感受一秒。如口渴的人路过绿洲，如失明的人重见光明。两天后，当我怀揣“来看看你俩今天是怎样的心情”这样一份心思重新来到阳台，目之所及，已是枝光秃，一地黄金。当我双手空空，脑袋也空空地站在阳台，俯瞰眼前那两棵银杏时，看着黄叶漫不经心地，一片片落地飘落下来，那一刻，我在想些什么，还是无凭无据无所思？

落叶纷纷，从子虚乌有的世界里飘过。树叶与树叶之间的空隙，被欲望与物质填满。有位诗人写了这样一句诗：当你对以往有所后悔之时，生命的梅花就一瓣一瓣飘落了。后来，这位诗人也像梅花那样零落成泥。一棵梅花，倘若竞放一时，又同时飘零，是何等惊艳的景致？生命若有这般凌厉美感，也算是对生命本身的馈赠与补偿吧？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。有一天忽然领会，这两句话原来是互文关系。因为，生如夏花，亦如秋叶。



寂静 吴有涛摄

历史上有作为的人物，往往都是坚持了“仕而优则学”的，而且无不强调学习的重要，并以经纶满腹、博古通今视为“从政”的要素。

话说“仕而优则学”

□凌云

“造作宫室，缮治器械”，而且练书法、学音乐、解方药……学习多方面的知识。东吴孙权，“统事以来，省三史、诸家兵书，自以为大有进益”，于是倡导部下没有文化的将领吕蒙、蒋钦等读书。起初吕蒙借口忙：“在军中常苦多务，恐不容复读书。”孙权说：“你有我事情多吗？”便以自己的经验和曹操“老而好学”的精神教育他，并当场列了一个书目。此后吕蒙博览群书，笃志不倦，虽中年去世，已是“学问开益，筹略奇至”，使鲁肃惊叹他“非复吴下阿蒙”。我们的英明领袖毛泽东，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伟人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杰出的诗人，也是与他一生嗜好读书分不开的。

世事洞明皆学问，最是书香能致远。治国须治学，只有勤奋治学，才能励精图治，建树功业。毛泽东说：“读书是决定中国命运的要緊一着，要为改变中国的命运而勤奋读书。”周恩来说：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。”习近平说：“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，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。善于学习，就是善于进步。”从政者是党和国家的精英，只有带头勤奋读书，个人才有进步，单位、国家才有希望。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思想，无一不是在学习中产生。

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，面临百年未

有之大变局，知天、知地、知己、知彼的内容和要求日益广泛而复杂。从政者要能做到心智聪慧不轻信，满怀自信不盲从，运筹帷幄不吃力。首先要学好马列经典看家本领，尤其要学懂弄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，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。其次要多读精品好书，学历史、学哲学、学科学、学管理、学技术，以此来满足精神文化需求，提高综合素养。在读有字之书的同时，更要注重向实践学、向群众学，学好社会这部无字天书，向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求真知、求学问。

学以致用，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学风。学习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，必须把职责摆进去、把工作摆进去，自觉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观察新形势、研究新情况、解决新问题，确保各项工作朝着正确方向、按照客观规律推进，确保自己事业上不断进步、政治上青春常驻。

学习是终生的大事，贵在坚持，贵在经常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是不行的。要强化学习自觉，增强学习内生动力，把学习作为人生追求、生活习惯，活到老、学到老。要明白，你从政的高度，基本取决于你读过的书和自我修养的程度。